

这本书
能救

你的命

This Book
Will Save Your Life

你就在世界的中心——

赫美斯作品



A.M.Homes

[美] A.M. 赫美斯 ——著

林淑娟 ——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这本书 能救你的命

This Book Will Save Your Life



A.M.Homes

[美] A.M.赫美斯 ——著
林淑娟 ——译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6-9840

THIS BOOK WILL SAVE YOUR LIFE

Copyright © 2006, A.M. Homes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这本书能救你的命 / (美)A.M.赫美斯著;林淑娟
译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6

(赫美斯作品)

ISBN 978 - 7 - 02 - 012169 - 4

I. ①这… II. ①A… ②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
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69377 号

责任编辑: 卜艳冰 陶媛媛

装帧设计: 山川 Gabryl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99 千字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12.25
版 次 201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169-4
定 价 4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-65233595

给 朱丽叶

他站在玻璃窗前向外鸟瞰。眼前的这座城市，宛如覆盖着朦胧的薄雾陷入了沉睡。低气压。云朵翻越过山丘，参差不齐，流散变化，好似从地面发送的烟雾信号。

遥远的山坡下，有个女人正在游泳，棕色长发漂越水面。她的泳装上有漂亮的鲜红色小圆点，看起来像一只稀有的热带鸟，泡在一个蓝得不自然的泳池里。她每天早晨准时出现，划水的姿势像奥运选手般迷人。当他醒来时，她也醒了。看着她的动作，她的毅力、节奏和规律，都令他感到安心。她坚定地游着，好像非努力这么做不可。她是他的知己，他的女神，他的美人鱼。

他站在玻璃窗前。换成平日，现在这个时刻他不会站在那里。通常他起床后不久便开启跑步机；她游泳的时候他跑步。他一边跑一边看着计时表，调整面板上的控制器，设定速度和坡度，看看自己今天能跑多久，上坡或下坡可以走多远，犹如乘着隐形的电子波浪前进、起伏。

他习以为常地这么做。今天的每一件事都和昨天不一样，然而又完全一样，但其实再也不可能一样。

他站在玻璃窗前。屋里传来的机械声音吓了他一跳。冰块制成后自动翻落到储冰盒的声音、咖啡壶开始注入水的声音、通风口的空气发出嘶嘶的声音，他感到一阵寒意从腿部窜起。他在颤抖。

“你好？”他叫道，“有人在家吗？”

平常他听不到那些声音。他什么都不听，什么都不去感觉，他打定主意要那样。他起床后总会戴上能隔绝噪声的耳机，走到玻璃窗前，看那个在游泳的女人，然后上跑步机。

他是个真空静音器，是个连人生琐事一并清除的男人。

他甚至不知道咖啡机是自动的，因为他不喝咖啡。咖啡是为管家西西莉亚冲泡的，她会在早上七点半到八点之间来上工。他深吸了一口气——咖啡的香味真好闻。

多年来他坚持不被别人干扰，但现在他突然害怕独处，害怕听不到、感觉不到、注意不到。他将耳朵贴在玻璃上。此刻，任何声音都如同音乐一样动人。山顶有人在铺设草皮，那里原先除了灌木丛之外什么都没有。他们砌了一道分隔墙，把草坪框起来，现在正在修剪草坪。他们做了一个小果岭，挖了几个高尔夫球洞。

峡谷的山壁上攀挂着一串房子，发展出社交链、经济链和食物链。目标是攻顶，人人都想赢得山头的王位。每个人看着低处的房子，想着自己至少比下面的人强，可是总有人会从下面往上进攻，要不就从上面往下掉。不可能双赢。

他站着的地方，有两大扇厚玻璃窗，以锐角的角度往山坡突出，好似一艘船的船头。他则像个船长般站在那里鸟瞰山下。他是自己王国里的囚犯。

隔了好一段距离的前方，有个橘黄色的东西在冒烟。他在猜，那是灌木丛里的小火灾，还是洛杉矶的朝阳？

昨天似乎比现实更真实，那是一场梦还是一件意外？好像是某种疾病发作，又好像身体被什么东西扎着。发生了什么事？

窗外，离他家差不多五十英尺的地面上有块地凹陷下去，他不记得之前曾经看过那个圆形的大窟窿。他看着它，在心里评估：直径大约八英尺。它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它在那里有多久了？要怎么形容它呢？好像是用一只巨型勺子的勺底压进地面的痕迹。那种事会在一夕之间发生吗？

屋内其他地方都很整洁，唯独客厅沙发附近的地板上和玻璃桌面上有些垃圾。一些包装药片的塑料薄膜、一根管子、一张被撕下的纸、一片沾血的纱布，那些零碎的小东西是他昨天出事的证据。

他回想起那时候的痛。一开始是背部剧烈痉挛，一阵莫名的收缩从肠子往上延伸到胸口。是他中午吃的扁豆汤在作怪吗？他继续观察。他吃了一颗制酸剂胃药。结果更糟，痛楚扩散，刀割般的痛向下烧到腿，再往上进逼到下巴，接着好似有一根尖锐的长针刺进他的手臂，痛苦慢慢移到手指。它们麻木了吗？他觉得全身犹如斧头劈开新木头那样裂了开来，一阵痉挛将他的肩胛骨往后拉成弓一样拱起来。他的身体往前弯，蜷曲成一个C。他没有想到要打电话给谁，也不知道能打给谁，不知道要说什么，更说不出到底是哪里痛。到处都痛，身体猛烈地摇晃着，冒冷汗，晕眩。

稍早，在他还能够活动的时候，他走进卧室，换上一条比较好的裤子，系上皮带，套上休闲运动衫、鞋子和袜子。他挑颜色柔和、质料轻软的衣着，穿得像是要去和朋友聚会，去参加晚餐派对，要

去出席某个低调的活动。穿好衣服之后，他想他可能必须把自己弄下山，去诊所看医生。他不知道时间已经太晚了，已经过了任何人的上班时间。

他躺在沙发上，那是他从来没做过的事，有违他的原则——我们每个人都会给自己立下某些独特的不成文规矩——除非上床，否则他不会躺下，更不会在白天躺下。

他躺在床上试着想让自己舒服一点。是不是他和健身教练一起做的某个动作出了错，因而扭到筋或闪到哪里？还是他可能感染了什么病毒、伤风或得了流行性感冒？痛苦持续着。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她身上？痛苦是刚刚开始还是它早已存在而她刚刚注意到？

他起身，服下消炎止痛药，站在玻璃窗前看向外面的城市，看车子在山下的大马路上转弯，爬坡上山。天色开始暗了，车前大灯亮起，一间间点了灯的屋子像是活了起来。土狼在啸器。远处的城市看起来非常巨大，却又显得渺小。

他站在玻璃窗前，被痛苦征服，几近虚脱。他的每一根血管，每一条神经，身体里的每一束纤维都弯折起来，好像快饿死了，快渴死了。他痛苦地站在那里，最奇怪的是他不知道自己哪里痛。他什么都感觉不到。

他开始哭，无声地啜泣。他发现自己在哭，千真万确地在哭，他知道他的身体非常不对劲。或许由于害怕，他哭得更厉害了。

就是这样吗？就是这样发生的吗？在这之前有过任何征兆、任何他该注意到的警告信号吗？或者这就是警告？如果不是警告，就是命运。

他按电话键，打九一一求救。

“警察、火警、救护车。”

“医生。”他说。

“警察、火警、救护车。”

“救援。”他说。

“警察、火警、救护车。”是语音系统。

“救护车。”他说。

“请稍等。”

他等待电话接通。沉默的那当口，痛感消失了。痛苦既消，他便开始觉得这一切只是一场梦魔，只是一场白日梦，只是一顿让人难以下咽的午餐。

就在他打算挂断电话时，一个女人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：“有什么紧急的事？”她问。他一听，痛感又回来了，提醒他为什么打这通电话。

“痛。”他说，“我痛得不得了。”

“哪里痛？”

“我想可能是时候了。”他说。

“先生，你哪里觉得痛？”

“全身上下到处都痛。”

“你受伤了吗？比如枪伤、摔伤、被蛇咬伤、弯腰时肌肉拉伤或被箭射伤？”

“没有，”他回答，“都没有，我在家里，我一整天都在家。那种痛感渗透全身，我好像浸泡在痛苦中。”

“你已经痛多久了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几分钟？几小时？几天？”

“至少几小时。”不过也可能是几天或几年，他搞不清楚了。

“如果把痛苦的程度分为一到十，你觉得你有多痛？”

“十。”

“是怎样的痛？剧痛、阵阵抽痛、刺痛、隐隐作痛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哪一种痛最接近你现在的感觉？”

“全部。”

“你有心脏病、中风或任何疾病发作的病史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几岁？”

“五十五岁。”

“你独自一人在家吗？”

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问题令他害怕。“我离婚了。”

“有人在你身边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曾经这样痛过吗？”

“我以前从来没有留意过，直到今天才有感觉。”他愈来愈焦虑。

问题太多了，感觉像在考试。她到底要派人来帮他还是要跟他聊上一整晚？

“你呼吸困难吗？”

他并没有认真想过，可能是心脏病发作或中风。他只认为这就是它，而不是心脏病。

“你可以咳嗽给我听吗？做个深呼吸，然后用力地咳几声。”

他尽力照做。

“你可以跟我确认你的名字和地址吗？”

“我叫瑞克。”他说。

“那是你的真名吗？”

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房子是你自己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的电话或房子是不是以其他名字登记的？”

“理查德。”他说。

“谢谢你，诺瓦克先生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是谁？”

“我们的系统里有资料库可查。派去帮助你的人已经上路了。由于我们有处理灾难事件的辅导员训练计划，所以我现在要把你的电话转给另一位辅导员，她会继续跟你谈，直到救援人员抵达。”

“你是在向我推销吗？”

“没有，先生，这并不额外收费。因为你符合条件，所以我们提供这项服务。”

“什么条件？”

“你的居处环境正好处在有隐患的区域。如果你同意，我会把你转给一位叫佩蒂的辅导员。”

“那是真人还是语音系统？”

“她就在这里，请稍等。”

“嗨，理查德，我叫佩蒂。”

“嗨，佩蒂。”

“理查德，你现在在做什么？”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。

“我快死了。”

“你为什么会死？”

“因为痛。”那种痛像是要把他撕裂开似的，一种慢慢折磨他至死的痛。

“你的身体哪里痛？你能闭上眼睛去感觉吗？”

有人在吃午餐的时候突然倒下；当他正在享用最美味、最可口、最昂贵的珍馐时，猝然倒地而亡，就那样“砰”地一声辞世。他可能是其中的一个。他可能会像那样，如同他姑姑以前说过的，像一道光似的，一闪，便与人间永别。他可能走到外面时，在他的车道上倒下，随即断气，说不定会被狼咬死，也可能遭秃鹰撕扯啄食。他的身体与痛苦没有分别。他的身体即是痛苦。

“理查德，你最近看过哪部电影？”

她问的是那种只有住在洛杉矶的人才会问的问题^①。即使你快死了，人们也会谈论电影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他努力回想。他记得大约一百万年前曾经在麻州的汽车电影院里看过《邦妮和克莱德》^②。

“你有任何嗜好吗？你打高尔夫球吗？”

“我喜欢游泳。”这个回答吓了他自己一跳。

“你在哪里游泳？你家里有游泳池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上一次游泳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大约五年前。在迈阿密的饭店里，我带一个女人去那里度假，”他顿了一下说，“我想我现在宁可不讲话，和你讲话会让我分心。”

“那你宁可做什么？”

① 洛杉矶为好莱坞所在地。

② 又译《雌雄大盗》，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犯罪剧情片。

他想象老人的脖子上挂着“我跌倒了爬不起来”的电子装置。他想象老人躺在地上，对着机器求救，而救援人员还在前来援助的路上，老人对于有人来扶他起来深感安慰。

“佩蒂，”他说，“你是哪里人？”

“明尼苏达州人。”她说。

“我也是这么想，”他说，“你听起来像是明尼苏达或加州莫德斯托的人。”他坐在沙发上，凝视着玻璃窗。“没关系，你不必继续跟我讲话。我想我比较喜欢安静，这样我才能够集中精神。”

“你有办法坐起来、站起来或走路吗？”

“我很痛。”他重复道，仿佛只要这么说了就会有所帮助。

“他们很快就到了。”她说。

他在想自己是否有足够的现金付给他们。但他随即感到奇怪，自己怎么会这么想呢？他不必付钱给他们。他已经付过了，用税金支付的。在他的婚姻关系还存在且他们还住在纽约的时候，有一次他打电话叫中国菜外卖，当他还没挂上那个电话时，他叫的东西已经送到了。他们曾经开玩笑说，餐厅可能在公寓的地下室里设了一个小厨房。他和他太太总是在公寓里预备一点现金以便付给他们小费。他们总是在付钱给别人，送货员、管理员、杂役，等等。

“你还在吗？”她问。

他听到远处传来警报器的声音，隆隆的引擎声显示车子正在爬坡，警报器在他屋外嘎地一声停住。他看到玻璃窗上闪动的红光。他知道他们就在外面。

有人敲门。

他躺在沙发上，心想应该起身了。

“理查德，”佩蒂说，“消防员到门口了，你可以开门让他们进

去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他害怕地说，仿佛这一切是个坏主意，他根本不该打电话求救。

他看着他们。他看到他们绕过屋子，走到坡下，手电筒的光转来转去。他们穿的厚重外套好像大象皮，背上的数字发出变色荧光。他听到他们的无线电在吱吱叫。

他们用扩音器喊他的名字，好像要逼他投降。

“理查德·诺瓦克，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？可以请你开门吗？”

“你有没有把备份钥匙藏在哪里？”佩蒂问。

“车库没上锁。”

“理查德，祝你好运。”佩蒂说完，挂断电话。

他们提着袋子进来。他们的外套闻起来像是着火了。

“我在沙发上，”他说，“我在哭。”

没有火。

他们围着他，跪在他前面，跟他讲话。“我们要帮你量血压，给你输点氧气。”

他点头。

“你现在痛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他罩着氧气罩说，声音听起来含糊遥远，“我什么都不记得。”

一位警员抵达。他们会当他是叫喊“狼来了”的孩子，要以乱打求救电话、拉假警报、浪费公共资源的罪名逮捕他吗？

“你独自一个人在家吗？”警察问。

他再次点头。他们为什么那么在意几个人在家？

屋里满是人。他们叫他的名字，大声对他讲话。救护员抵达，

打开箱子。那是个硬壳箱子，像工具箱。他们架设他在电视里看过的机器：电击器。他祈祷他们不会把那个东西用在他身上。他是清醒的，不是吗？在电视上，医生会大喊“离手”和“退后”，然后把人从地狱里恐吓回来。现在那个机器就在那里亮着绿灯，准备好要启动。

“那是德库宁^①的画作，很棒。”其中一个救护员说。

他们脱掉他的运动衫，在他的胸膛上放电极贴片，把氧气罩换成插进他鼻孔的小管子。

“是神经压迫导致痛。”他说，想找脱身之道。

“我真的很喜欢你的罗斯科，我曾经在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里看过。”

“那是贷款买的。”理查德说。

“哦，是啊，”一个消防员说，“我觉得那看起来有点眼熟，是艾德·哈里斯在电影里演的一个家伙画的。”

救护员摇头。“哈里斯演的是杰克逊·波洛克^②，他擅长动态画、滴彩画。这是罗斯科的画作，比较深沉，比较严肃。”

“你是救护员还是艺术品鉴赏家？”

“我在哈佛大学修过艺术史。你有没有服用任何药物？”

“服了维他命和鼻窦炎喷剂。”

“先生，”救护员说，“我们要发送你的心电图给医院，等医生诊断后，他们会通知我们该如何进行下一步治疗。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，我要给你做静脉注射。”

① 荷兰籍美国画家，新行动画派大师之一。

② 美国画家，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大师。

他们的严肃令他神经紧张。不是开玩笑，他们表现得好像他们正在救他的命。

“你对阿司匹林过敏吗？”

“不。”理查德说。

救护员把两小颗幼儿剂量的阿司匹林放进他手里。

他咀嚼。粉红色的阿司匹林在他嘴里变得干干糊糊的，尝起来像童年。

“你们能来真好。”他没有特别对谁说这句话。

“基地呼叫外野四号，线图看起来还不错，你们可以把他送过来。”对讲机中传来指示。

他们把他抬上担架。当他被抬起来的时候忍不住叫出声；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叫。消防员、救护员和警察全都围绕着他，抬着他。多年来没有人扛过他。他想要协助他们，试着让自己轻一点。

警察问他家的钥匙在哪里。在厨房流理台上的银色钵里。他们帮他锁门，把钥匙递给他。

他们推着担架出去，一路上震动颠簸，令他昏昏欲睡。

“有没有人想睡觉？”理查德问。

没人回答。

他们把他推进夜色里。救护车上闪烁的红光在房屋外墙上跳动。他深深地呼吸，吸进氧气。

他们载他下山，一圈一圈地绕着峡谷转。他们越往前走，车子开得越缓慢，警报器的呼啸声减弱，救护车一再停停走走，摆动摇晃，使得他头晕、想吐、迷惘。他几乎可以看到它来了。当他们终于进入医院时，他闭上眼睛，低垂下巴，呕吐。他吐得到处都是，夸张地在救护车车厢里喷洒如黑色游戏弹般的扁豆，喷到匆忙前来

解开他的救护员脸上。他们把床单盖到他脸上，以保护他们自己。当担架床被拉出救护车后，轮子一着地，他就昏了过去。

如同失去意识般快速，他很快又苏醒了，全神警戒，仿佛上膛大炮。他们是不是给他服了什么？一点提神的东西？一剂秘密的注射？

“诺瓦克先生，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？”

他不敢讲话，不敢张开嘴巴，不过他点头。

“你知道你在哪里吗？”

他再点头。

他们把他抬离担架，抬到医院的床上，擦拭他的脸。

“对不起。”他觉得不会再吐了才敢开口说话。

“不必道歉。”一个人说。那使他又说了一次：“对不起。”

他的脑子迅速转动。他不想睡觉了，他现在是清醒的，非常清醒。他的思绪跳来跳去：他的遗书准备好了吗？他要把罗斯科的画留给谁？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还是纽约现代美术馆？他早该做些不一样的事吗？如果他死了，他的律师会知道吗？为了安慰自己，他开始合计他的财产。每个账户有多少钱？多少钱才算够多？

他们给他吃了什么令脑子加速运转的东西吗？他是不是该说点什么？他是不是该告诉他们，一切发生得太快？他注视着时钟的秒针，它走得好慢，非常慢。

“深呼吸。继续深呼吸。我需要你放松。你现在正在接受专业医生的照顾，诺瓦克先生，一流的医生正在照顾你。”

他们用针头戳他，抽他的血，不断检查他的血压、瞳孔，还有无数的心电图。他们用廉价圆珠笔在他干净的白色病历表上写字。

一个瘦得不像话的挂号处职员来到床边，她像无叶的枝干、毫